

西部爱情故事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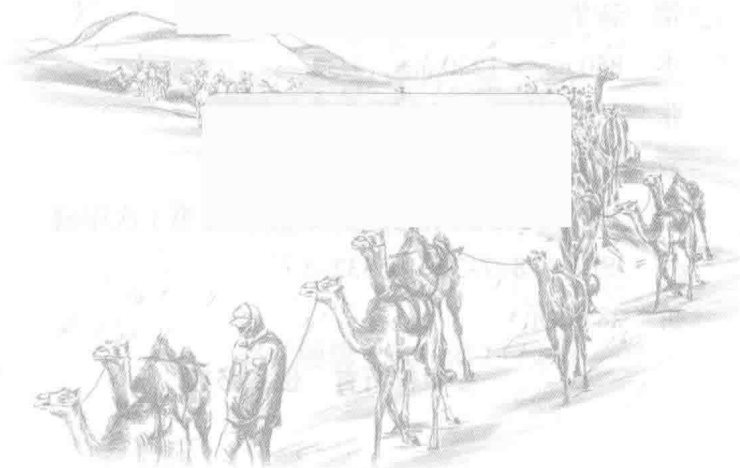
东山坡上的 骆驼

刘玉峰
著



刘玉峰 著

东山坡上的 骆驼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东坡上的骆驼 / 刘玉峰著. --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17.4

(西部爱情故事丛书)

ISBN 978-7-225-05332-5

I. ①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5063 号

西部爱情故事丛书

东坡上的骆驼

刘玉峰 著

出 版 人 樊原成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: 810001 电话: (0971) 6143426 (总编室)

发行热线 (0971) 6143516 / 6137731

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160 千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5332-5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引 子 /1

第一章 两峰骆驼 /3

第二章 人面桃花 /37

第三章 风是一把刀 /71

第四章 拉骆驼的人 /102

第五章 女扮男装 /139

第六章 家书抵万金 /171

第七章 仇恨的子弹 /207

第八章 云里的唐古拉 /234

第九章 沱沱河 /258

骆驼随想（代后记） /296

引子

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，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一支庞大的骆驼运输队。几万峰骆驼、几千名驼工和解放军战士，浩浩荡荡踏上了茫茫千里运输线，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生命禁区唐古拉，历尽千辛万苦把大批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千里之外的雪域西藏。在这支风雨无阻的顽强运输队伍里，有为数不少的驼工是来自甘肃民勤的普通农民。这些普通憨厚的农民谁也没有想到，参加了运输大队就意味着有些人的命运即将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。

第一章 两峰骆驼

1

初秋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，干燥的空气里没有一点儿凉气，就连欢快的石羊河也变得没有了往日的生气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忽然有了一阵凉风，大槐树上的知了便活跃起来，乐此不疲的叫声让小院更加燥热。坐在树下的富顺刚端起黑瓷碗准备吃饭，就看见一只黑老鸹不早不晚落在了小院墙头上。望着墙头上的黑老鸹，富顺想起昨天晚上的那个梦。他看了一眼正在吃饭的母亲和弟弟富生，就把那个掉牙的梦说了一遍。

富生不以为然地看了哥哥一眼，津津有味喝着碗里的玉米

面糊糊。母亲端着饭碗愣了片刻问道，上牙还是下牙，牙齿流血没有？

富顺想了想说，记不得了，我就记得牙齿在手里面抓着呢。

母亲沉默了一下说，听人家说，掉牙的梦不好，见了血还没有啥，不见血怕是要破财呢。

富顺笑了笑说，咱们家里有啥财可破，除了金毛和银毛啥也没有。

富生看了哥哥一眼说，说得啥话，三个大活人不如两峰骆驼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墙头上的黑老鸹呱呱叫了两声。富顺把饭碗放在小桌上，脱下一只鞋狠狠地向黑老鸹掷了过去。让富顺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他掷鞋的当儿表姨夫匆匆忙忙从外面走进了小院。掷出去的鞋正好擦着表姨夫的脑袋飞上了墙头。墙头上的黑老鸹扇着翅膀飞上了天空，表姨夫吓得愣在了那里。富顺光着一只脚丫子一蹦一跳走过去赔着笑脸说，对不起表姨夫，把你吓着了，我打黑老鸹呢。

表姨夫看着富顺生气地说，你要是扔过来个手榴弹，我就能去见你爹了。

富顺不知道再说啥好，傻乎乎地笑了两声。

表姨夫又说，看我干啥，我脸上有朵白牡丹？穿上鞋过来，有事和你们说。

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就像一把硕大的遮阳伞。富生把一个小凳子放在表姨夫屁股底下问道，表姨夫吃饭了没有？

表姨夫坐在小凳上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说道，嘿，忙得老鹰抓小鸡似的，叨了几口饭就撅起勾子往你家跑。

富顺妈说，富生，给表姨夫倒杯水去。

富生起身往屋里走去。表姨夫在后面喊了一句，舀瓢凉水就行，热水还烫得喝不成呢。

富顺看着表姨夫问道，啥事情这么急慌？

表姨夫撩起衣襟扇了几下，正准备说话，富生端着一瓢凉水走了过来。表姨夫接过瓢喝了几口水，抬起手擦了擦嘴说，富顺妈，是这，西北军政委员会要组织一支骆驼运输队往西藏运输物资，在咱们这里征收骆驼呢。县上的干部也来了，凡是有骆驼的人家都得报名征收。你们家的金毛和银毛，我已经替你们报了名，过两天人家就来拉骆驼，叫富顺他们把骆驼拉回来，随时准备交给人家。人家不白要咱的骆驼，一峰骆驼还给四个银圆呢。

给十个银圆也不卖。富顺一下站起身子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道，就是把我卖了也不卖骆驼，就是穷得天天喝凉水也不卖。

表姨夫把手里的水瓢往小桌上一墩，白了富顺一眼说，猫急狗跳的你知道个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

富顺母亲接上话说，他姨夫，金毛和银毛就跟家里人一样，别说孩子们舍不得，我也舍不得。他姨夫，你是村长，你给她们说一说我们家不卖。

表姨夫说，好我的大妹子哩，你当这是咱们村子里的事情，我咳嗽一声也得有个响动。这一次由不得你们，也由不得我。别说我是个小小的村长，就是咱们县的县长也不成，这是国家的政治任务。

富顺蹲在地上说，啥政治任务，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大白天还敢抢骆驼。

表姨夫在富顺脑袋上拍了一下说道，你这个娃娃懂个啥，共产党不是国民党，现在是新社会，不敢满嘴跑火车。我给你们说，你们实在不卖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可告诉你们，就是现在不卖，骆驼也保不住。中央文件已经下来了，马上就要成立农村合作社。合作社是啥意思，就是把各家各户的财产集中在一起，由村里统一管理，统一使用，到那个时候别说四块银圆，恐怕连四根毛也没有。

富顺妈紧张地问道，他表姨夫，有这么严重？

表姨夫拍了一下大腿说道，啥严重不严重，我刚开会回来。这么说吧，就是天上下刀子，政策也不会改变。县长说了，往西藏运送物资，是全中国的一件大事情。

富生说，既然如此，咱们也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到时候啥也没有落下不说，表姨夫脸上也不好看。

表姨夫看了富生一眼，对了，你说了句明白话。

富顺拍拍脑袋说，真就做了一个破财的梦。

表姨夫奇怪地看着富顺，破什么财？人家又没有白要你的骆驼。运输队的干部说了，还要让咱们派人把骆驼送到青海去。送到目的地，一峰骆驼给两个银圆作为工钱呢。我给你们兄弟俩都报了名，也好让你家把穷帽子扔到石羊河里去。再说，你小子不是打算跟水清结婚吗？这样一来，也不用你妈为你的婚事发愁了，到时候你兄弟富生的事情也不用发愁了。你爹走得早，你娘把你们兄弟俩拉扯大不容易啊。

富顺站起身子，跺着脚叹了一口气，唉，真就叫个灵验。

你知道个啥呢，脖子拧得跟歪脖树一样。表姨夫看了富顺一眼，拿起水瓢又喝了几口水，把水瓢扔在小桌上站起身子说了一句，就这样吧，我还得去开会。这几天把一辈子的会都开了，开得人脑袋都大了一圈。

送走了表姨夫，一家人傻傻地坐在小桌旁发呆。此起彼伏的知了叫声，鼓噪得小院里越来越烦热。富顺猛地站起身子，对着大槐树狠狠跺了几脚。大槐树上的知了叫得更加热闹，富顺望了一眼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扭头回屋里去了。

晚上没有月亮，屋里屋外黑得看不清人的脸。半夜三更的时候，富顺突然从炕上坐起来说，干脆，把金毛和银毛送到武威的舅舅那里去。到时候没有骆驼，他们也就干球蛋了，总不能把我们兄弟俩当骆驼用吧。

吃了灯芯草，说话那么轻巧。黑暗里传来富生的声音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当人家是四六不分的傻子？啥也别想了，好好睡你的觉。

富顺叹了一口气说，唉，表姨夫也是吃饱撑的。

富顺妈说，怪不得表姨夫。但凡有一点办法，他也不会这么做，他也知道金毛银毛在咱家的分量。

富顺没有再说话，木棍似的直挺挺又躺在了炕上。黑洞洞的屋子里，时不时就能听见富顺长吁短叹的声音。就在富顺的叹息声中，窗户纸上有了一抹亮色。

正如表姨夫说得那样，最让富顺一家人扯心的事，不可避免的还是来了。秋高气爽的一个早晨，垂头丧气的兄弟俩，拉着金毛和银毛融进了石羊河滩上的骆驼群里。黑压压的骆驼像河滩里的石头一样铺满了整个河岸。无数双好奇的眼睛盯着空地上的王大队长。运输大队王大队长是个转业军人，听说在部队是个团长。

人长得五大三粗像个骆驼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，腰里扎着一根皮带，说话和打枪一样又快又硬。他甩了甩手里的一张白纸，照着名单念着驼工的名字。念完名单之后他跳上一块石头大声说道，驼工兄弟们，我代表运输大队欢迎你们积极参加这次运送骆驼的光荣任务。但是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到时候别说我没有说清楚，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。大家竖起耳朵听清楚了。这一次，每个人负责十峰骆驼的运送任务。到达目的地骆驼完好无损，我们就按照事先说好的价钱，每一峰骆驼给两个银圆的报酬。如果骆驼在路途中死亡，我们不但给银圆，相反你们还要赔偿两个银圆。你们仔细想一想，愿意干的明天就出发，不愿意干的现在就可以回家。

王大队长的话像落入深潭的石头，人群中骚动不安，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河滩里就像一锅滚开的水。富生碰了碰富顺的胳膊，哥，你说咋办，咱们去不去？

富顺撇了撇嘴，傻瓜，送到嘴边的肉为啥不吃，骆驼又不是面捏纸糊的，那么大的架子怎么会死呢？

富生说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？

富顺说，万一一个屁，你又不是没有放过骆驼。这么多银圆能盖好几间房子呢，咋能跟石羊河河水一样白白流走。

富生点点头说，也是，别人敢去，咱们害怕啥，银子又不咬人。

富顺看了兄弟一眼不再吭声。

吃过晚饭之后月亮已经升了起来。富顺跟水清说，咱们出去走一走。水清就跟着富顺出了家门。秋天的晚上，没有了燥热。月光下的石羊河闪闪发光，河面上就像漂了一层碎银。富顺和水清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望着河水默默不语。村里几声狗叫，叫来了一片云彩遮住了月亮，一河的碎银不见了。富顺一声不响抓着水清的手，水清觉着富顺的手里面汗津津的不舒服。她轻轻把手抽了出来问道，富顺，骆驼队啥时候才能回来？

富顺搓了搓手说，恐怕得三四个月。

水清说，这么长时间，种一茬麦子也熟了。

富顺说，其实，不去也就不去了，就是舍不下金毛和银毛。

水清叹了口气，唉，我还不如一峰骆驼。

富顺说，你不要说这话，我心里不舒服。我不是没有办法嘛，但凡有一点办法，也不会舍下你。我算了一下，这一趟回来就能把房子盖起来了。我想让你住新房子。妈说，等过年就把你娶回来，那时我二十一了，你也满二十岁了。

水清把脑袋靠在富顺的肩上没有说话。富顺在水清脸上亲了一口说，你啥时候都是我心里的肉肉。不是为了金毛银毛，更不是为了挣这几个盖房子的钱，我才舍不得往外面跑呢。外

面就是个金窝窝，也不如家里这个土窝窝。

水清抬起头说：一说你要走，我心里面像一团麻。

富顺说，骆驼没了，心也死了。以后天天守着你和妈过日子，哪里也不去了。

水清说，富顺，快去快回，我等着你。

富顺说，由不得我。

水清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富顺说，水清，你把头抬起来。

水清直起身子看了看富顺，干啥？

富顺说，你把眼睛闭上，有事情让你知道。

水清眨眨眼睛问道，啥事情你说，为啥要闭上眼睛？

富顺说，你睁着眼睛我不敢说。

水清想了想就闭上了眼睛。水清没有想到富顺一把抱住自己亲了起来，更没有想到富顺的舌头像一坨滑叽叽的凉粉一下塞进了自己的嘴里。水清一下子兴奋起来，身子也有些酥软，就在膨胀的激情开始蔓延的时候，她一口咬住了富顺的舌头，很快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她扭过脸挣扎着推开富顺说，富顺，你别撩逗我了，你越撩逗我，我越舍不得你走。

富顺再一次把水清揽进怀里，冷不防把手伸进水清的衣服里。水清觉得胸脯像触了电一样麻飏飏的，她使劲把富顺的手

从衣服里拽了出来，富顺，可不敢由着性子来，等你回来把我娶进门，你想干啥就干啥，我都由着你。

富顺咽了一口唾沫，长长舒出一口气。天空上的云彩飘走了，明晃晃的月亮掉进了河水中。

第二天早晨，河滩上黑压压挤满了骆驼。成千上万峰骆驼在阳光下，一峰跟着一峰慢慢离开了河滩。直到太阳升到了半空中，黑压压的骆驼才腾空了拥挤不堪的河滩。望着空荡荡的河滩，水清觉得心里也像河滩一样空空荡荡。干燥的风从河滩上刮过来，轻而易举穿过了她的胸膛，轻飘飘地向远处刮去。

骆驼队走了没有几天，下了一场难得的雨水。不大不小的雨水从早晨下到晚上，石羊河一夜之间就变得宽阔起来。往日裸露的河床又一次被浑浊的河水覆盖了。河水变得精神抖擞，又成了一条朝气蓬勃的河。

水清舀满了两桶浑浊的水，蹲在河边望着石羊河发愣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地理老师告诉大家。几千年以前，民勤这里还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。几百年以前，这里变成了一个仅次于青海湖的淡水湖，叫潞野泽，后来又叫大青湖。那个时候的民勤，自然风光秀丽，水天一色。碧波万顷的大青湖，水草丛生，

百鸟争鸣。三十年前，这里仍然是鸭塘柳林，遍地牛羊的世外桃源。可是，再后来，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，在这里握手拥抱之后，民勤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贫瘠荒凉的模样了。看着眼前荒漠的土地，光秃秃的山岭，水清怎么也想象不出老师描绘的几千年前，几百年前，甚至三十年前的美丽景象。她怀疑这是老师编造的一个故事。眼前的一切，无论如何她也想象不出，过去和现在为啥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甚至想象不出，眼前浑浊的石羊河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，又流到哪里去，难道是从沙漠里面流出来，又回到沙漠里面去了？她知道，家乡在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包围之中。可是，她就不明白，河水是怎么从沙漠里面流淌到家门口的。她问过娘，娘摇摇头，她问过爹，爹也不知道。爹说你爷爷可能知道，他拉了一辈子骆驼，走山西，下兰州，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，地下的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。可惜，爷爷早已变成了沙粒。有一年，去阿拉善右旗途中遇上了猛烈的沙尘暴，爷爷再也没有回来。爹说，爷爷老老实实一辈子，沙尘暴把他送上了天堂。

桶里的水变得清亮了，能看见桶底黄色的泥沙。水清从地上拿起扁担，把扁担上的铁钩挂在水桶上，弯弯身子挑起水桶朝富顺家走去。水清的家在石羊河那边，跟富顺家不过五里路。富顺他们走了之后，水清隔三岔五就来富顺家帮着干一些力气